

日讲书经解义

薛治◎点校



華齡出版社

日讲书经解义

薛 治 点校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成志

责任印制：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讲书经解义/薛治点校.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169-0451-0

I. ①日… II. ①薛… III. ①中国历史—商周时代②
《尚书》—译文③《尚书》—注释 IV. ①K2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1705 号

书 名：日讲书经解义

作 者：薛治 点校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5.75

字 数：306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定 价：28.00 元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 编：100009

电 话：(010) 84044445

传 真：84039173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出版说明

一、本书以藏于台湾的乾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为底本进行整理标点。

二、本书采用简体横排。对原书中异体字进行了统一规范，个别错漏处进行了改补。

三、为读者阅读方便，正文的经文部分采用黑体字，解义部分采用宋体字，校注部分采用楷体字。

四、由于点校人员水平所限，难免有谬误之处，希望读者加以指正。

御制日讲书经解义序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贵之具而已，固将副教养之责，使四海九州无一夫不获其所也。是故古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树屏以立其纲，设官置吏以张其纪，经天纬地以尽其才，亲亲尊贤以弘其业，黎民阻饥而为之教稼，五品不逊而为之明伦，为礼乐以导其中和，为兵刑以息其争讼，事未然而预为之备，患已至而亟为之驱。盖治天下之法见于虞、夏、商、周之书，其详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时雍太和之效也。所以然者，盖有心法以为治法之本焉，所谓敬也，诚也，中也。敬则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摇，诚则孚信在中而伪巧不能间，中则公正无偏而邪说不能移。凡书中曰钦明，曰寅恭，曰祗惧，曰迪畏，皆敬之属也。曰允塞，曰至诚，曰一德，曰惇信，皆诚之属也。曰义制事，礼制心；曰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曰宽而有制，从容以和，皆中之属也。性之者为尧、舜、禹、文，身之者为汤、武、高宗，困而学之者为太甲、成王，悖而去之者为太康、桀、纣。呜呼！心法之存亡，治道之升降分焉，天命之去留系焉，曷其奈何弗鉴。朕万几馀暇，读四代之书，惕若恐惧，爰命儒臣，取汉、宋以来诸家之说荟萃折衷者，为讲义一十三卷，逐日进讲。兹特加钁梓，颁示臣民，俾知朕仰法前代圣王，志勤道远，然夙夜兢兢，思体诸身心，措诸政治，以毋负上天立君之意，夫岂敢一日忘哉？是为序。

康熙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日讲书经解义进呈疏

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库勒纳、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叶方蔼等谨题，为进呈刊完《日讲书经解义》仰祈圣鉴事。臣等于康熙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奉旨：尔衙门四书讲章刊完，可即将书经讲章刊刻，钦此。臣等忝厕禁近，日侍讲筵，伏睹皇上睿学崇深，宸修逊敏，穷圣贤之闾奥，汇治教之源流。迺者《日讲四书解义》刊刻告成，普赐臣工，颁行中外，固已人沾文德，户佩教思，尤以《尚书》为道法之大原，帝王之弘训，研稽务悉，讨论宜详，每当进讲之时，必天语亲为阐释，凡此精微之蕴，在圣衷毕属融通，践于身心，发为政事，时几是勅。即哲后奉若之诚，钦恤频行，乃圣帝好生之德，赈灾贍乏，无非尧咨舜徵之怀；伐叛安民，不异禹誓汤征之道，此盖聪明性亶，懋迪功隆，实有得于典谟训诰之中，故能措诸天下国家之际。恭蒙纶言下布，命以讲义校镌，仰见皇上体道愈勤，训行愈广，以作君兼作师之统，即成物完成己之功。臣等学术迂疏，见闻浅陋，测蠡窥管，勉思发明先圣之传，订异参同，惟是窃取诸儒之义，庶藉槩铅之役，少抒献纳之忱，谨效编摩，复加删润，彙梓成帙，装潢进呈。惟我皇上时置座隅，恒资省览存之，精一以执厥中，敷之荡平，以建有极，监无逸之义，而迪哲以知依；诵立政之篇，而用人皆常吉，将见已治益臻于治，已安益进于安，奠万年垂裕之基，被四表光华之烈，臣等不胜区区之愿，谨具题恭进以闻。

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库勒纳、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叶方蔼、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二级臣蒋弘道、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食正四品俸臣张英、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奉政大夫臣牛钮、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奉政大夫臣常书、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食正四品俸臣崔蔚林、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奉政大夫臣严我斯、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朱马泰。康熙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具题。本月二十日奉旨：《尚书》纪载帝王道法，关切至理，朕留心研究，期于贯通，讲幄诸臣讲解明晰，深于典学有裨，这所奏知道了，着刊刻颁行该衙门知道。

总裁官：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库勒纳、

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叶方蔼；

分撰官：通议大夫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臣格尔古德、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一级臣沈荃、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二级臣蒋宏道、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食正四品俸臣张英、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奉政大夫臣牛钮、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士奉政大夫臣常书、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士食正四品俸臣崔蔚林、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学士奉政大夫臣严我斯、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朱马泰、日讲官起居注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臣张玉书、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臣阿哈达、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臣董訥、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臣王鸿绪；

校阅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二级通议大夫臣傅腊塔、翰林院侍讲学士加一级臣多奇、翰林院侍读臣朱典、翰林院侍读加二级奉政大夫臣阿山、翰林院侍讲奉政大夫臣邬黑、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修撰臣祖文谟、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修撰臣孟亮揆、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臣陈论、翰林院编修加一级儒林郎臣顾汧、翰林院检讨加一级文林郎臣沈上墉、翰林院检讨加一级文林郎臣王尹方、翰林院编修臣彭会淇、翰林院编修臣高裔；

收掌官：翰林院典簿加一级文林郎臣明辅、翰林院典簿臣穆惟乾、翰林院孔目加一级文林郎臣图克善、翰林院孔目臣杜登春、翰林院笔帖式臣哈桑阿、翰林院笔帖式臣萨克萨里；

翻译官：翰林院待诏加一级登仕郎臣敦代、翰林院七品笔帖式加一级承德郎臣那麟、翰林院七品笔帖式加一级承德郎臣傅琿、翰林院七品笔帖式加一级承德郎臣宜尔彩、翰林院七品笔帖式臣喀拜、翰林院八品笔帖式加一级承德郎臣刚五达、翰林院八品笔帖式加一级承德郎臣郭璫、翰林院八品笔帖式加一级承德郎臣常绶、翰林院八品笔帖式加一级承德郎臣石殿桂、翰林院八品笔帖式臣查哈喇、翰林院八品笔帖式臣阿哈达、翰林院八品笔帖式臣黑色、翰林院笔帖式臣迈蜜大、翰林院笔帖式臣张仲智、翰林院笔帖式臣蔺起元、翰林院笔帖式臣渊世勋、翰林院笔帖式臣千有庆；

满文誊录官：翰林院八品笔帖式加一级文林郎臣安著、翰林院八品笔帖式加一级文林郎臣图礼、翰林院八品笔帖式加一级文林郎臣满都、翰林院八品笔帖式臣常保、翰林院八品笔帖式臣塔哈纳、翰林院八品笔帖式臣宋颺、翰林院笔帖式臣苏通保。

臣等谨案：《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康熙中总裁臣库勒纳、叶方蔼等奉勅彙集经筵讲义，编次成书，始事于康熙十七年春，告成于十九年夏，御制序文颁行。仰惟我圣祖仁皇帝契精一之传，敷荡平之极，于二帝三王之道集其大成，犹命儒臣排

日进讲，凡精微之奥，诸臣所不能尽窥者，天语谆详，亲为阐释，日积岁粹，以成此书，其于汉、唐以后诸儒之说，掇其菁华，亦若涓尘之益海岳焉，洵乎君师统一，万古为昭矣。

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 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目 次

日讲书经解义	卷一——卷一三	清·康熙十九年圣祖仁皇帝御定
卷首		一
卷一 虞书 尧典 舜典		一
卷二 大禹谟 皋陶谟 益稷		一六
卷三 夏书 禹贡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三三
卷四 商书 汤誓 仲虺之诰 汤诰 伊训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五三
卷五 盘庚上 盘庚中 盘庚下 说命上 说命中 说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七三
卷六 周书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范		九九
卷七 旅獒 金縢 大诰 微子之命		一二三
卷八 康诰 酒诰 梓材 召诰		一三七
卷九 洛诰 多士 无逸		一五九
卷十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一七八
卷十一 立政 周官		一九三
卷十二 君陈 顾命 康王之诰 毕命 君牙		二〇六
卷十三 冏命 吕刑 文侯之命 费誓 秦誓		二二五

日讲书经解义卷一

虞 书

虞，是帝舜有天下之号。书共五篇，《尧典》纪唐尧之事，亦谓之《虞书》者，书本虞史所作，以臣述君也。盖尧、舜授受一道，纪尧不言唐，纪禹不言夏，而总曰《虞书》者，以见舜之上承于尧，而下授于禹也。

尧 典

洪荒之世，简朴未备，尧以圣神文武之德，为开天立极之君。因时致治，著见功迹，可为后世常法，故以典名之，实万古君道之标准也。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一节书，是史臣首赞帝尧德业之盛也。曰若，是发语之辞。稽，犹考也。放，至也。勋，功业。钦，心之敬。明，心之通。经纬灿然谓之文，哲谋独运谓之思。允，信也。克，能也。光，德之显。被，及也。四表，犹言四方。格，极其所至也。上下，即天地也。史臣稽考古之帝尧，功业广大，无所不至，故谓之放勋。然而功本于德，尧之德钦敬无有慢忽，通明无不照灼，文章著见，思虑深远，此四者，皆出于自然，安而又安，无所勉强，其德之出于性也如此。所以恭以持己，毫无虚假，信乎恭也；让以接物，毫无矫饰，自能让也，其德之著于行也又如此。有此盛德，发为光辉，凡东西南北无有不及，上天下地无有不到，无处非勋，正无处非德耳。盖洪荒以来，伏羲、神农、黄帝诸大圣，人皆功在天下万世，然功德极盛，莫过于尧。究之，帝尧之功，本于德；帝尧之德，主于敬。史臣首以钦之一字为言，实千古帝王心法之要。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其以此也与。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

此一节书，见放勋之实也。俊德，大德也。九族，高祖以下，九世之亲。睦者，交相和也。平，均也。章，明也。协，解作合。於，叹美辞。变，化而为善。时，犹言是。雍，和也。史臣谓，夫德性在人，万理咸备，本自峻大，但为物欲所蔽，则狭隘而不弘。惟尧能明其大德，纯乎天理，湛然无累。大德既明，则身无不修，而万化之本立矣。由是推此德以亲爱九族，九族皆知恩义，和睦而无乖戾，是勋放

于家矣。百姓气禀不齐，均以此德章之，畿内百姓皆感动与起，昭然各明其固有之德，是勋放于国矣。万邦风气不一，总以此德和之，黎民美哉，变恶为善，熙皞成俗，是勋放于天下矣。所谓放勋之实如此。盖有此德之全体，即有此德之大用，一人修身于上，而齐治均平遂可还，至立效举，万类纷纭，无不尽在春风和气之中，勋业烂然，亘绝百代，非甚盛德孰能当此者乎？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此一节书，是史臣记尧功德之后，因叙尧之政事，而首言命官造历也。羲和，掌天文之官。若，顺也。昊，言其广大。历者，纪数之书。象者，观天之器。帝尧以事之最大最先莫过治历明时，乃总命羲氏、和氏二人，以为日月星辰，运于昊天有常数，丽于昊天有定象，汝等须加意敬谨，顺其自然之理，不可妄意穿鉴。凡迟速顺逆，书以记之，而布算以总其实，积分以归其馀，躔度次舍，器以象之，而设玑以载其政，置管以窥其行，如是则纪数有书，观天有器，而人时定矣。又必慎重其事，颁之有司，布之百姓，使知因天时之早晚，为人事之先后，诚以授时为民事之所关，不可忽也。盖圣人事天治民，不出钦敬之心而已，敬天之心，严于应象；勤民之心，严于授时，圣人于事，何生不敬，而况于事天治民之大者乎？故曰帝王以敬为修身出治之本。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此下四节，言历既成，而又分职以考验之。此节，是命春官也。宅，即居。嵎夷，东表之地，在今山东登州府。暘谷，所居官次之名。寅宾，敬以迎之如宾也。平，均平。秩，次序也。东作，春作也。日中者，春分昼夜适中。星鸟者，南方朱鸟七宿。殷，中也。析，散处也。孳，物之生。尾，物之交也。春当发生，宜布四方之春令，帝尧分命羲仲掌之。测候之所在嵎夷东表之地，其官次之名称为暘谷。羲仲居此果何事哉？一春之节气早晚，日星民物，历已载矣。于春分之旦，初出之日，必致敬以迎之，如见宾而不敢忽。察所出之景，果见于卯位、出于卯时否也。凡春月，岁功方兴，所当作起之事，必均平周遍，序其先后之宜，颁之有司，考其果与历合否也。又必考之春分昼日之晷度，果五十刻于夏永冬短为适中否。考之春分初昏之时，果南方朱鸟七宿适当午位否。二者相合，可见仲春为阳气之中矣。于一春之三月，又验之于民，果皆分析散处，非复隆寒聚室，则气之温可知。又验之于物，果皆乳化交接，生育以时，非复严冬藏蛰，则气之和可知。仰观天文，俯察民物，如是而春历无差，羲仲之职尽矣。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又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

此一节书，是命夏官也。申命，重命也。南交，交趾之地。南交下，当有“曰

明都”三字。讹，变化之意。敬致者，敬以伺日景也。火，大火心星。因，因春之析而愈散处也。希，毛疏。革，毛易也。夏当长养，宣布四方之夏令，帝尧重命羲叔掌之，使居南方交趾之地，官次之名称为明都。羲叔居此果何事哉？一夏之节气早晚，日星民物，历已载矣。当夏月，时物长盛，所当变化之事，必均平周遍，次其先后之宜，颁之有司，考其果与历合否也。又考之于夏至之日中，立土圭之法，伺日行之中天，而察其晷景之长短。又考之于夏至昼日之晷度，果六十刻为最长否。考之于夏至初昏之时，果大火心宿见于正南否。二者相合，可见仲夏得正阳之气矣。于一夏之中，又验之于民，因其析而又析，气之愈温可知。验之于物，毛渐希而革易，气之愈热可知。如是而夏历无差，羲叔之职尽矣。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毳。

此一节书，是命秋官也。寅饯，敬以送之也。纳者，日将入也。西成，秋成也。宵中者，秋分昼夜适中。虚，北方虚星。夷，人气舒平也。毛毳，毛更生而鲜润也。秋当成实，宣布四方之秋令，帝尧分命和仲掌之。测候之所在西极之地，官次之名称为昧谷。和仲居此果何事哉？一秋之节气早晚，日星民物，历已载矣。于秋分之暮，将入之日，必致敬而送之如祖，饯而不敢忽。察其所入之景，果于酉位酉时否也。凡秋月物成之候，所当成就之事，必均平周遍，次其先后之宜，布之有司，考其果与历合否也。又考之于秋分夜间之晷度，果五十刻于夏永冬短为适中否。考之秋分初昏之时，果虚星适当午位否。二者相合，可见仲秋为阴气之中矣。于一秋之间，又验之于民，果暑退而人气和平。验之于物，果毛落而润泽鲜好。如是而秋历无差，和仲之职尽矣。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

此一节书，是命冬官也。朔方，即北方。在，察也。朔易，冬月所改易之事。昴，西方昴宿。隩，室内深奥之处。氄毛，毳细而温也。冬为闭藏，宣布四方之冬令，帝尧申命和叔掌之，使居北方之地，其官次之名称为幽都。和叔居此果何事哉？一冬之节气早晚，日星民物，历已载矣。当冬月岁功已毕，所当变旧为新之事，必均平周遍，审察其先后之宜，颁之有司，考其果与历合否也。又考之于冬至昼间之晷度，果四十刻为最短否。考之于冬至初昏之星，果昴宿见于正南否。二者相合，可见仲冬得正阴之气矣。于一冬之间，又验之于民，果气寒而群居室内。又验之于物，果生栗毳细毛而有以自温。如是而冬历无差，和叔之职尽矣。盖尧既总命羲和造历制器，而又分职申布，使之随时考验，其要在测日景，度日晷，验中星，定二分二至之气，以正四时之序。故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敬天之心一勤民之心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此一节书，是言置闰为作历之要也。咨，叹而告之之辞。厘，治也。百，官。庶绩，众功也。熙，广也。帝尧既命羲和造历，分方考验，又告之曰：嗟！汝羲氏、和氏，既受命作历，当知置闰之法。每岁十二月，每月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岁之常数也。使六旬之外无餘日，三十之月无大小，何须置闰？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道左旋，日月亦左旋，天行健，日绕地一周而过一度，日之行亦绕地一周，而不及天一度，积三百六十有六日，而日与天复于初起之度相值，时序节候，方为一周。所谓期也，以期之数合予岁，则天日之会其气常盈，而多五日有奇矣。月之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积二十九日有奇，而日与月复于初起之度相值，一岁之间，月与日十二会，而必有六月之小尽，以岁之数合于期，则日月之会其朔常虚，而少五日有奇矣。合气盈朔虚，每岁常餘出十日有奇，若不置闰，则岁之那移久而愈差矣。所以将此餘日置为闰月，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十有九岁七闰，盈者分为餘数，而不使过；虚者记为实数，而不使不及。气朔分齐，然后四时不差，而岁功得成。造历既成，颁行天下，以此信治百官，使有所遵守。凡作讹成易，以至庆赏刑威，莫不以时举行，而众功自能熙广，岂非置闰之为要哉？盖作历之法，既考分至之一定，又齐时月之参差，时定岁成，则节候不爽，寒暑无易，百官万民咸知因时趋事，政令毕举而治道备矣。故唐、虞之人治，皆天治也。

帝曰：“畴咨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鬻讼，可乎？”

此一节书，是求总治之职也。畴，解作谁。访问曰咨，任用曰庸。放齐，臣名。朱，丹朱，尧之之嗣子。启明，开明也。吁，叹其不然也。言不忠信曰鬻，争辩曰讼。帝尧问群臣曰：今日者，风气渐开，人文已著，裁成辅相，当尽其道，经纶调变，务得其人，谁能为我访求顺时为治之人，进而用之，以任斯职也？放齐对曰：帝之嗣子丹朱，心性开通明哲，可以登用。尧叹其不然曰：吁！丹朱为人，口不道忠信之言，又好与人争辩曲直，有开明之才，用之于不善，若人而使之秉掌国钧，方将作聪明以乱旧章，岂可登用乎？盖帝王出治，知人为要，论道经邦之任，必赖厚重端凝之品，非区区便给所能胜者。故辩言乱政，盛世之所深戒也。

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此一节书，是求分治之职也。采，即事也。都，美而叹之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鸠者，积累之意。僝者，宣扬之意。象，貌也。帝尧又问群臣曰：礼乐政刑，工虞教养，皆人君代天理物之事。然畏事则弛，喜事则扰，谁为我访求顺成事务之人，进而用之以任斯职也？驩兜欲举其人，先叹其美曰：都！今官居共工者，精明强干，且方兴未艾，聚集事务，著见其功，若采所优为也。尧叹其不然曰：吁！

共工为人，无事之时静虽能言，有事之际用则违背，无实用也。貌虽恭敬，心实傲慢，滔天浩瀚，无实心也。以之任事，安能有实绩乎？夫放齐、驩兜之举，何异后世奸邪小人互相汲引者？唯尧知人之明，如日中天，万象毕照，片言之发洞中隐微，不但观之形迹，而直见其心术，此其所以为大圣与。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金曰：“於！鲧哉！”帝曰：“吁！咎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此一节书，是求治水之职也。四岳，一人而总四岳之事者。割，犹言害也。包其外曰怀，驾其上曰襄。俾，使之也。乂，治也。金，众也。圯族，伤害俦类也。异哉，强举之辞。帝尧访问四岳大臣曰：方今天下，汤汤洪水流为民害，荡荡然汗漫无际，怀高山而包其四面，襄大陵而驾出其上，浩浩然泛滥不止，势若漫天下，民不得安居粒食，皆困苦嗟怨，汝诸臣中有能顺水之性除民之患者，我将任以治水之职。四岳与诸侯在朝者同辞叹美曰：当今之时，能治水者，其惟鲧哉！尧乃叹息而甚不然其言曰：鲧之为人，悻悻自用，上逆君命，而不行下，败族类而不和，既拂人性，不能顺水性以治之也。四岳又强举之曰：异哉！廷臣未能如鲧之才，不若姑试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帝不得已而戒之曰：汝往治水，其敬之哉！既而鲧不用命，九岁考绩，卒无成效，帝尧之言验矣。盖天为天下而生圣人，圣人为天下而求贤才，尧知鲧之不可用者，知人之智；知其不可而姑试用之者，忧民之仁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蒸蒸，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汭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此一节书，是帝尧为天下得人也。巽，即逊。明明，上明言明显之，下明言在显位者。扬，荐举也。侧陋，是微贱者。师锡，犹言众与也。俞，应许之辞。女，以女妻之。刑，法则也。厘，治装也。降，下嫁也。汭，水名，在今山西蒲州。水之北曰汭。嫔，为妇也。二女，娥皇、女英也。虞，舜氏也。帝尧欲以天下与贤，而未得其人，乃访问于四岳曰：朕在帝位已七十载，倦于勤劳，汝能用我典礼命讨之命，朕将让之位。四岳对曰：天位至重，惟有德者乃能当之，臣无德，不敢忝辱帝位。帝曰：有德之人不拘贵贱，如已居显位者，固当明显之，即有德在侧陋微贱者，亦当荐扬之。于是众臣同辞对曰：有齔夫居处下位曰虞舜者，德可以堪此。帝即应而然之曰：予尝闻其人，但不知其实德何如？四岳独对曰：虞舜，是瞽者之子。其父则心非德义而顽，继母则言不忠信而嚚，继母所生之弟名象，又傲慢不恭，此天伦之变人所难堪者，舜却能谐和之以孝道，供人子之职以事其亲，体父母之心以及其弟，负罪引匿，至诚感动使之进，进以善自治，父母渐化而为慈，傲弟渐化而

为友，不至于大为奸恶，非盛德其孰能之？尧曰：我既闻其名，尚试之以实。嫁女与舜，观其仪刑二女何如。盖人之常情，或勉强于父母兄弟之间，而不能掩饰于夫妇隐微之际，若能正始有道，则舜德益征，而四岳之所荐为不虚矣。于是治装下嫁二女于洧水之北，使为舜妇于虞氏之家。尧又训戒二女曰：钦哉！当兢业以执妇道。以天子之女下嫁匹夫，骄慢易生故也。粤稽帝尧为五帝之盛，《尧典》为百篇之首，篇中所载不过三大节，先之以修齐治平，继之以治历明时，终之以知人举贤。节目有三，而纲领总归一钦诚。以钦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根本。见于修齐治平者，此敬。见于治历明时者，此敬。见于知人举贤，而不溺于亲爱，不遗于疏贱者，亦此敬。后之人主，欲法尧者，其亦敬以作所而已。

舜 典

帝舜绍尧致治，历试诸艰，躬膺历数。摄政以前，考言询事，所以见臣道之劳。即位以后，分职命官，所以见君道之逸。君臣之常法备于此书，故曰《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

此记舜德之盛，以见升闻之所自也。华，光华也。协，合也。帝，指尧也。深沉莫测曰濬，神智通微曰哲。文者，条理秩然之谓。明者，虚灵无蔽之谓。温，和粹也。塞，笃实也。幽深之德曰元德。史臣稽考古之帝舜，曰尧德显著，既有光华，舜德又有光华，与尧膺合。其德何如？凡人，智者或失之浅露，明者或遇于伺察，惟舜之智，深潜不露而沉几先物；舜之明，经纬内含而虚灵不昧，与尧之钦明文思安安无异。常人恭以持己者，或过于严峻；实以待人者，或出于矫饰。惟舜之恭则和粹可亲，而著肃雍之度；舜之塞则表里如一，而昭笃实之容，与尧之允恭克让无异。有此四者幽深之德，自畎亩而令闻上达，尧乃命以司徒、百揆、四岳之位，历试诸艰，以验其德也。盖《书》首尧、舜二典，犹《易》首乾、坤二卦，天地之道备于乾、坤，君臣之道备于唐、虞。帝舜绍尧立极，君临天下，皆由盛德大业与尧相符，故能后先媲美，炳耀千古也与。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此一节书，见帝舜历试诸艰，功用神速也。慎，敬也。徽，美也。五典，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常之道。从，顺也。百揆，官名，取揆度庶务之义。时叙，以时秩序也。四门，四方诸侯来朝之门。穆穆，和顺之意。麓，山足也。尧将禅位于舜，先试之事，以观其德。初命为司徒之官，职掌五常之教。舜则小心敬畏，以美人伦，由是百姓亲五品逊，人人无不顺从，其德足以惇典庸礼可知。进命为百揆之官，统领庶务。舜则以时整理，由是礼乐政刑，工虞水火，事事无不修举，其德足以统理万几可知。又命兼四岳之官，宾接四方来朝之诸侯。舜则以礼感

化，由是四方诸侯有来雍雍，至止肃肃，无不和顺恭敬，其德足以仪刑百辟可知。当洪水灾，尧又命舜入山林相视原隰，适遇烈风雷雨，变出非常，舜则神明泰定，度量绝人，初不惊惧迷惑，其德足以当大任而不惧可知。盖圣人德盛化神，无往不宜，及人而人化之，感天而天相之，功用神速，至诚不贰，真与尧之峻德光昭万世也与。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此一节书，是舜德既验，而命以报位也。格，来也。咨谋曰询。乃，解作汝。底，犹致也。陟，升也。帝尧试舜之后，乃呼而命之曰：来，汝舜。当汝前日进用之初，我常询汝以所行之事，而考其所奏之言，凡所以敷典揆政亲侯，汝固历历有以陈之我矣。历三载之久，五典从，百揆叙，四门穆，见汝之言皆致可有功，随用随效，言行相符，初终不渝。观其事业，则素蕴可知。汝之德真足以付托天下，其代我升陟帝位，可乎？舜犹让于有德之人，不敢承嗣。诚不以天下为乐，而以天下为忧也。盖敷言试功，乃唐虞观人之成法。尧贤舜，曰乃言底可绩；舜贤禹，曰成允成功，其义一也。故课功核实，为国家用人之要。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

此一节书，是记舜之受摄也。上日，朔也。文祖，尧之始祖。舜既不嗣帝位，而尧之命终不可辞，于是但受摄位之命，权管国事。乃以正月朔日，受尧终帝位之事于文祖之庙，以摄位告也。盖天位至重，正始之际，尤当致谨，观舜受尧之终而必告于文祖，所以明得统之正，且以见古帝王遗大投艰，实有敬畏不遑之意也。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此一节书，是政先观象也。在，察也。璇，美珠也。玑，观天之器。衡，即玑中之管。齐，考验也。七政谓日、月、五星，七者运行于天，随时布令，犹人君之有政也，故曰七政。历象之职，羲和世掌，舜之云尧已久能，必其在器者，果与天准哉？故当摄位之初，未遑他务，首先整理观天之器。美珠饰玑，东西转运，所以象天而载日月五星之躔度者。以玉为管，横而设之，所以窥玑而齐日月五星之运行者。在器有隐见完否之弊，而在天亦有转移进退之差。舜则精以察之，由衡以窥玑，由玑以审象，即在器之七政，以齐在天之七政，使或迟或速、或顺或逆之数，无不与天脗合也。盖天运难见，审诸器而可求；法制易湮，验诸天而益合。一推步之间而天时以定，历法以审，此固体帝尧钦若昊天之心，为敬授人时之地也。

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此一节书，是祀群神也。肆，解作遂。类、禋、望，皆祭名。类，比类也。郊天有常礼，仿其礼以行，故曰类也。精诚以享曰禋。宗，尊也。四时、寒暑、日月、星辰、水旱皆所当尊，故曰六宗也。遥祭曰望。遍，周遍也。舜受终观象之后，即

大举祀典，以告摄位。上帝乃天神之至尊者，正月非郊祀之时，其礼与郊祀同，勿敢略也。四时、日月、星辰、寒暑、水旱，乃神之丽于天者，亦必精意以享之，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而告摄之意仰焉，有以达于天矣。山川在地之祇，不能亲至其地，则随其方向遥望，而祭丘陵坟衍。古昔圣贤，乃群神之丽于地者，亦必周遍祭告，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是而告摄之意俯焉，有以达于地矣。盖天子受命于天，为天地百神之主，惟祀典备举，馨香上达，则天神格，地祇享，孰非诚敬一念之所感哉？

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此一节书，是觐诸侯也。辑，敛也。五瑞，即五等诸侯所执之圭璧也。既，尽也。四岳，四方诸侯。群牧，九州岛牧伯。班，赐也。群后，即岳牧也。舜既摄位，不可不与天下正始，于是正月之内，先征召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令其各执符瑞来朝。盖诸侯始封，天子授之圭璧，以为瑞信，至朝见之时乃合符于天子，而验其真伪也。至正月尽闲，则四岳群牧远近不同，先后而至，舜则日日见之，礼意既得曲尽，询察又得周详。既见之后，真知非伪，然后仍旧班还其瑞，使知封爵之等。昔固受之于尧，而统摄之权今固归之于舜，与天下正始，以示更新也。盖天子为百辟之主，必大权操之，自上而后，礼乐政刑归于一尊，爵赏予夺定于一统，此圣人临御天下之要道也。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

此一节书，是巡守方岳也。东岳泰山曰岱宗，在今山东济南府泰安州。燔柴以祀天曰柴。秩者，具牲币祝号之次第。东后，即东方诸侯。五玉，即所谓五瑞。三帛，诸侯世子以下所执之帛，有纁、元、黄三者之别。二生，卿执羔，大夫执雁也。一死，士所执之雉也。南岳衡山，在今湖广衡州府。西岳华山，在今陕西西安府华阴县。北岳恒山，在今山西浑源州。艺祖，即文祖。特，特牲也，一牛曰特。舜当巡守之年，遂举行巡守之礼。二月，先往东方，至于东岳泰山。礼先告至，则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名山大川。次重觐臣，遂接见东方诸侯，凡来朝者，皆执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以为贄见之仪。祀觐既举，大政斯行。时月日，正朔之所自出，则先协四时先后，与月之大小，使寒暑晦朔不差，而日固时月所由成者，又从而正之，使永短甲乙，不异朝廷所颁也。律度量衡，制度之所自始，则先同阴阳十二律，使高下清浊皆有准则，而度量衡又受法于律者，凡丈尺之长短，斗斛之大小，权衡之轻重，亦从而同之，不异朝廷所制也。吉礼以事神，凶礼以致哀，军礼以平邦国，宾礼以亲邦国，嘉礼以亲万民。五礼自有隆杀修之，使亲疏厚薄不失其